

许文炳同志在县委召开的 编写机关志、企业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

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

(根据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)

同志们：

县委听了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，认为编写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的工作非常重要。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，对历史我们党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。马克思、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，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很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，党的十二大，就是认真总结了建党以来，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，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纲领的。我们现在进行编史修志工作，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对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建国以来，我们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也犯过错误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我们实事求是地把它总结起来，对我们的后代，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对于今后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一個很大的贡献。如果不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，让后代人正确吸取经验教训，是我们难以挽回的一个重大损失，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编好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。

编写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，过去不好写，现在我们有条件了。一是中央、省委很重视；二是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有了决议；三是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还健在，他们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。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，写好我们的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，否则后一代人来写就困难了，好多事情他们就弄不清楚。比如，冬水田，以后可能消失，我们不把他总结记录下来，后人就不清楚。冬水田和圆水田是小农经济的产物，我县雨量虽丰富，但不平衡，60%都集中在6~9月，形成了冬干、春旱、夏雨、秋涝。根据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，当时

的农民就总结出了“秋蓄、冬保、春用水”的经验，这样他们就将本来可以种两季的田种一季，冬季则用来储水，否则，就会两季无收，由此，便产生了冬水田和囤水田。为了适应这种情况，农民还采用了改良品种的办法，用高秆、耐瘦、早熟的谷种，以便栽秧时多栽水，适应水深田瘦、早熟早收好旱关水的需要。这就是我们前人与自然作斗争的经验总结。随着社会的变革，经济体制的变化，逐渐用平塘、山湾塘、水库等水利设施，代替了冬水田和囤水田储水，而发展到种两季，农业经济体制，也是由过去采用苏联式的吃大锅饭，发展到了今天的生产责任制。总之，我们的生产方式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的。所以，我们的县志必须把这些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，为我们的后代人留下宝贵的资料。还有，我们革命历史上出现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内江县解放时夺取和保卫政权，就牺牲了不少的同志，是用流血换来的，把它记载下来，对后人是一个很大的教育。我县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，有很多还没有开发。就拿土地资源来说，过去为了追求高产，老是说全县的总耕地面积是83.5万亩。内江县总面积是1423平方公里，一平方公里1500亩，应该213万多亩，就以耕地占一半，也不是83万多亩。经过这次土地调查，才弄清总耕地面积是122.46万亩，占总面积的56.3%以上。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写历史，这是编写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。

总的来说，我们要充分认识编史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一定要把这个工作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，这是上为祖宗负责，现为四化服务，下为子孙造福的千秋大业。我们要花一定的力量和时间，把这个工作搞好，否则，我们退休后也不敢拍着胸膛说问心无愧。我们的后代也会骂我们。因此，各级党政和各单位都要重视编写县志和机关志、企业史的工作，要把它放在议事日程上，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。各单位一定要组织一定的力量，花一定的时间和经费，把这项工作搞起来，我们有的同志说力量不够，我看可以把一些退休了的有能力的老同志请转来吗，也可在社会上请一些适宜搞这种工作的人来帮我们吗。总之，希望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对过去负责，对未来负责，这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是我们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的重要工作，我们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了，不仅有利于我们吸取历史上的经验，而且有利于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，并给我们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无论对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

内江县文史资料

第三期

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
政协内江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目 录

许文炳同志在县委召开的编写机关志、企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……………（1）

内江县地名古迹特辑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内江十二景概述 | 刘志勇初辑、白马补记 | （1） |
| 诸古寺今昔 | 朱 英 | （15） |
| 般若寺考略 | 傅长澜 | （20） |
| 报恩寺巡礼 | 黄世杰 | （24） |
| 城山寺探胜纪实 | 傅长澜 | （26） |
| 清凉寺碑诗文抄录 | 李同昭抄寄 | （31） |
| 狮子山袍哥老码头与刘全 | 高伯华述 张显扬记 | （34） |

艺苑杂俎·乡土风情

江城书画舫：

- 一、草虫画师刘采臣先生……………草木园丁忆记（37）

汉安诗词丛话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三、杨慎与内江仕友的酬赠 | 笑楚 | （41） |
| 蔗乡对联拾零（下） | 白马辑注 | （46） |
| 陈娘娘入宫（地方民间故事） | 张兴伯搜集、谢海鹰整理 | （52） |
| 附：诸古寺、报恩寺、太白楼、刘采臣画蝶照片六幅 | （封二、封三、封底） | |

内江十二景概述

刘志勇 初撰 白马补记

内江地处中川、丘陵起伏，沱江环抱邑境，“东有石笋为地轴，西则三堆为天阙，参云天马峙其南，挹雪玉屏拱其北。”（旧志）“佳气西来，洪流东折，虽非都会，美矣江城。”（总志）“山行依旧合，水去复还来。”（郭璞）“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。”（李白）前人赞美备至，交相称誉，“江山之秀，非他邑比。”（李纪）邑境旧有八景，明代宣德间给事李蕃增为十景。崇祯初，邑令雷应乾复增“化龙”、“石笋”共为十二景。

一、醮坛晓月

依微斜月下江干，雾气空蒙拂袂寒。
风动青林归化境，星沉碧水见丹还。
琳宫向曙金波静，桂阙扬秋玉漏残。
此日黄门还旧隐，乡山迢递思漫漫。

段民：《醮坛山夜月》

清，邑令徐丰《重修内江龙王庙引》：“龙王祠见（现）其地后枕醮坛，面临中川。”邑人刘一衡《社稷坛重建序》：“相传是坛初在南门外。……清，嘉庆八年移建于文庙左侧。”《内江县志》关于醮坛山地在何处其说不一。《公署》：“考明初县治在醮坛山北二里许（疑似指桐梓坝），洪武中移建于此（即今县城）。”《山川》：“醮坛山治西列邑景（指今县治），尚书黄福有诗。”诗曰：

中川城外旧仙坛，人去名存事可叹。

犹记諮詢经过日，一鞭残照五更寒。

《祠庙》中载有下列四坛：（以下指今县城）

- (1) 社稷坛：县西门外（后称施孤坛，学宫左侧）；
- (2) 风云雷雨山川坛：县南门外（武庙外）；
- (3) 先农坛：县南门外（地址不明）；

(4) 厥坛：县西门外(亦称施孤坛今号志口)。

据县志诗文，可见“醮坛晓月”当在旧西门外，今倒湾龙王庙后山，即昌祖庙坎下。黄福叹为“人去名存”之地，应靠山临江，属西门外为是。“醮坛晓月”列为邑景，既由于残月五更的自然美，还因为前人重祀典，信鬼神，把春祈秋报，崇德表功，禳灾禁鬼，列为大典。《坛庙》《祀典》列有专章。足证醮坛胜景，当时不可等闲视之。

“醮坛晓月”名存景异、坛影杳然。独江上明月，犹照中川；看今日江城，山河更美。

瑶台醮空碧，人去迹已非。

惟存旧时月，千古扬光辉。

明代吴讷：《醮坛夜月》

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吴讷这首诗在几百年前已有此同感，可谓难得。

二、龙 洞 朝 云

龙洞古称“龙凼”，地在内江市对岸挂榜山后，“龙洞观下龙洞水流为瀦，隆冬不涸。”原有摩崖刻石“龙洞朝云”擘窠大字，今已不存。（县西今凤鸣公社境内龙洞观下为另一“龙洞”，至今仍在。）内江市“龙凼”现已无滴水，山上龙洞观为内江市十三小校址。朝云依旧，龙洞无踪。明代名相大儒赵贞吉（大洲山人）题《龙洞观寻隐士不遇书壁而去》诗，即指此庙。当年风水论者，视此庙为奇观。

内江县在明朝“文风冠一方”，人竟推某处风水之美（“某处”挂榜山后为龙凼，前有纱帽石，印盒石，“鱼跃龙门，天开文运，名登金榜”，谓内江功名之盛，此地即文风所在，挂榜山又名降福山）某一邑令至独曰：“是不尽然！”后于元宵夜，步楼观灯，城内外书声不绝。令顾谓宾客曰：“此乃邑之真风水也。”

明代侍郎段民有《龙洞朝云》诗：

万山深处有重渊，神物潜居岂浪传。

嘘气悠扬迎晓日，浮生变化泽秋田。

随风倒影来虚幌，带雨凉声过别川。

莫道于今灵应少，乡人祈祷尚依然。

当年“龙凼”常为早年求雨之处，灵应虽少，祈祷依然。今日秋田，水渠提灌。旧景不殊，朝云犹在。神龙已去，胜景常新。凤窝依旧，今之江城，无处不是降福之山；“龙凼”已干，自有不尽沱江，润泽遍地嘉禾。邑人刘采《龙洞观》诗意，已成为现实山川。诗曰：

枫林晚黄叶，石磴挂青萝。

潭隐龙蛇宅，冈连鸾凤窝。

有山名降福，无地不嘉禾。

书幌青藜照，高轩何日过。

三、书 楼 昼 锦

《内江县志》：“书楼——宋，赵雄读书处。后拜相归里，（乡）人以‘昼锦’荣之。元末，兵毁，石柱犹存。明，万历末重修。邑令史旌贤主其事。”

赵雄，字温叔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（公元1178年）参知政事，十一月拜右丞相。以事告归，进卫国公，疾甚自资中还内江。资中守杨槱（音酉）《送大丞相赵文定公自资中还内江记》：“丞相大观文沂国赵公，以东川镇钺，‘昼锦’来归弥节，乡郡为文，老大夫七日留，乃归之府第。郡守杨槱，执门生礼，敬饯于东岩。公命以一时宾客……与俱。语出林杪，慷慨与坐客尽醉。公亢大节于天下，而略位爵于乡党，于是气凌八极矣。槱请磨壁记（其事），托公为不朽，咸（以）然。淳熙壬寅即淳熙九年——孝宗十年，公元1182年。

清代邑人王果嘉庆十年（公元1805年）《新建惠民宫记》：“（上略）其地在宋为卫国公‘昼锦楼’故址，在元为羽流宫，明初建玉虚观，祀真武。中叶，邑令薛公（薛祖学）改建书院，祀文昌，延方伯高太湖（和）主盟其中。……三百年来风雨剥蚀，庙宇倾颓，而川主庙之附近者，亦荒芜不治。昔年衣锦之荣，弦歌之盛，都人士迎赛燕乐之仪，杳乎其不可复睹矣！（下略）”

惠民宫，民国时1920——1927年设江汉茶园，为川剧院。解放前改为民乐戏园，民乐电影院。解放初改建为内江市电影院。

“书楼昼锦”历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以迄解放，先后八百年间，沧桑几变。书楼，

道观，学府，庙宇，茶园，剧场，影院，七易其名。

明代侍郎段民《书楼昼锦》诗曰：

高楼直上倚晴空，四柱中分一径通。

晨倚岚光侵卷帙，夜深月色映帘栊。

功成补衮才华盛，恩赐还家礼教隆。

惟有从臣多献纳，勋名宜与古人同。

数百年后今人读此诗，已难想象衣锦之荣，弦歌之盛，燕乐之仪。古人亦难于目睹后世之闹市通衢，车如流水之现状。

四、二林晚眺

内江市河街为东林寺旧址。清代晏思洛《重修东林寺碑记》：“东林为县十二景之一。自宋迄今已近千年，而其名不废。”“考之古志，是寺创自宋绍兴（公元1131—1161年）。”“其神为大士，为十八阿罗，为百千万亿佛，莫不因崖肖像，截石为台，固一南海普陀也。”张映芝于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新建两廊客厅及灵官楼。高阁临江，晴云缥缈；远望翠屏，层峦暮霭，沱水弯流，渔歌互唱；晚眺西林，天然画景。

明代万历中，赐进士中宪大夫敕福建都传运史王三锡与知县梁弘化，先后对东林寺叠为修葺，副使吴玉有《东林晚眺》诗：

东林飞阁傍江干，暮景遥遥指点间。

青鼯暝烟生万灶，红凝夕照映千山。

归巢鸟伴穿云走，罢钓渔舟载月还。

回首不禁诗思涌，放吟清间破天悭。

后人以“西林高刹凌空，远胜东林，旧志不列景中，今酌改‘东林晚眺’为‘二林晚眺’，以配三堆”。西林寺古刹与太白楼在今西林公园内，徐丰谓之“翠屏北耸”，刘昭汉称为“云横北郭”，李白泛指“青山”，即此“百丈名山”。

西林寺，始建于宋咸淳五年己巳（公元1269年）。明代嘉靖年间，参政刘麟修增上下两寺。万历壬午（公元1582年）象岩刘氏漫书“紫霞境”及“百丈名山”、“西天圣境”坊。石梯上之山门石碑，字多风化难辨，赵贞吉之《严楞经咒》手书石刻，亦全部漫漶。《内江县志》录前人西林题咏不少佳作，抄附数首：

山寺临(江)一纵观，秋清风景竟漫漫。
两行白鹭依云篆，几簇黄花带雨看。
兴至不嫌吟管秃，狂余肯放酒杯干。
凌虚颇为轻寒怯，预遣奚奴问鹖冠。

明代邑人田登：《九日登西林》

采采东篱菊又黄，探花不似少年狂。
且凭诗酒酬佳节，不把深沉问彼苍。
一寸壮心当向日，百年衰病渐成霜。
遥知凤阙茱萸赐，多少夔龙在帝旁。

陈经：《九日登西林寺》

雨拂禅关玉漏长，江声山色两微茫。
莺啼谷里花初烂，云度山腰麦未黄。
华发裁诗吟洛社，白衣送酒过回廊。
高僧妙语参同诀，乞与金貂镇法堂。

游宦：《西林纪胜》
月色江声别路长，不堪情思促飞觞。
迟回海外愁千里，潦倒尊前醉一场。
寒雁有时归故国，卿云何处隔重冈。
殷勤未尽长途语，回首东方已曙光。

富顺令邱齐云：《西林宴别》

相传：清县令杨增辉于太白楼成，曾征对得：“来此地休育饮源，登斯楼谁敢题诗。”惜楼已拆建，联柱无存。后人题咏唱酬仍复甚多。

五、花　　萼　　春　　晖

县城十五里，有山在今史东公社花萼大队，山名“花萼”，以花萼寺而得名。花萼寺，始建何时，已不可考，但多指为“唐状元范金卿读书处”，列为邑景“花萼春晖”。地虽不因山青水秀胜于他处，范金卿之名却盛传已久，实为县中不可多得之名胜古迹。

《内江县志·列传》：“唐、范崇凯，字金卿。善属文。开元中状元，明皇命作《花萼楼赋》，称为天下第一。弟元凯，亦有文名，时号‘梧冈双凤’。”《唐书·让皇帝传》：“天子（唐玄宗）于宫西南置楼，其西署曰‘花萼相辉’之楼。”

范金卿《花萼楼赋》：“开元中岁，天子筑宫于长安东郭，有以眷乎代邸之义。旧者中宫杯楼临瞰于外，乃以‘花萼相辉’为名，盖所以敦友悌之意也。银榜天题，金扉玉阙。俯尽一国，旁入万里。崇崇乎，实帝城之壮观也。是时，宾游之士咸游仙署，驰神累日，以待问于有司，有司咸称斯楼，并命赋之。小子庸蔽，敢同颂美。（序下为赋，未具录）”

范金卿与李白时有赠诗，除《赠范金卿》二首（见上期《汉安诗词丛话》）外，尚有《别范金卿》，杨升庵选入《全蜀艺文志》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及《李白集》均题为《送友人》。久已传诵江城，列入《内江县志》。

杨升庵《过圣水寺赠赵大洲》：“文传庄叔《栖云集》，赋奏金卿《花萼楼》”。赵大洲《和王三湘》：“花萼岫生樵石路，桂枝湖靄读书台。”高世彦《秋兴》：“范公花萼楼前。”前人题句，多曾及此。专题赋诗，代不乏人，明清以来尤多题咏。

雨过园林翠作堆，流尘不到读书台。

奏赋已闻称独步，摛辞谁复继雄才。

三春花木罗前坞，半夜文光烛上台。

荒凉废宅空陈迹，无数残红点绿苔。

段民：《花萼春晖》

（另题明代员外郎李临安诗句同，待证）

华萼清高地少邻，年年花木自为春。

当时奏赋人何在，惟有莺啼燕语频。

黄福：《题花萼寺》

原丛林铺，今内江市莲台寺，有摩崖题“状元宰相里”，范金卿有祠在其地。花萼山岩石刻唐状元范金卿题“汇澜有斐”四字于江岸。花萼寺山后有范崇凯墓葬处，曾竖碑题“唐状元范金卿之墓”，现碑已不存，墓地犹在。寺址后作神庙，今已无香火，仅余旧屋，几经改建，已非旧观。

六、雁 塔 秋 香

雁塔始建于唐，佛经故事，葬“雁王”之塔。初为玄奘所立，建于长安慈恩寺内，又名大雁塔。唐进士张嵩偶游慈恩寺，题名雁塔下，后登科者遂成故事。

内江有雁塔之设，始于宋代。学宫前，即后之文庙，泮池有二塔，上刻“甲乙科姓名”，仿“雁塔题名”之意。宋邑令李正炎，嘉定（南宋宁宗十四年至三十一年——公元1208年至1224年）中立。塔具体而微，高不过一丈。塔址有菊数本，盛开则邑中文人欣幸士必捷，故列为邑景，美其名曰“雁塔秋香。”现内江市西门桥改建后，文庙旧址已拆除，塔已无存。

李正炎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（公元1216年）春二月作《雁塔题名引》：“皇宋开基，资中属邑内江，登进士第举不乏人。有冠外省，至秉钩轴而题名尚缺。嘉定乙亥（公元1215年）令李正炎，佐、李宪嬉，追录前人次第、科、甲，像雁塔石，而备刊之。继自今接武青云，大书不绝，当益光前躅云。”计镌名五十五人，其乡举者不能备载。明，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在此设立学校，“砻石”毁坏。永乐间县令谌礼重行修治，曾题诗曰：

俊髦弦诵育菁莪，灯火书斋称琢磨。

雁塔题名传后代，菊花香冷擢巍科。

棱棱孤桂青云上，采采秋英白露多。

昔令川中重高荐，曾将姓字记嵯峨。

邑令谌礼（浙江钱塘人）：《咏雁塔秋香》

杨升庵《科贡题名引》：“吾蜀科第，莫盛于宋。自建隆（宋太祖元年，公元960年）至德祐（恭帝元年，公元1275年），首礼部而魁廷试者三十二人。终宋世三元六人，而蜀之陈尧叟、何渔居其二。考之晦翁（朱熹字元晦）《同年录》，蜀得百余人，眉州宣和中（徽宗十一年后，公元1119——1125年）一郡同榜三十三人。成都杨景盛一家，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。经元兵之惨，民靡孑遗。积百以八十年，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。独内江一邑，文风冠于一方。自洪武至今，进士将百人，举于乡者三倍焉。少师徒高公（即高公韶），辑一编以刻之，以继范金卿、赵庄叔（即赵逵），此其肇端云。”今雁塔已毁，题名难记，但人才出于勤奋，今日之内江

后继有人，文风当不逊于往昔。

七、桂 湖 澄 碧

何处是桂湖？宋，黄思庄大书“桂湖”于江岩侧。明代赵贞吉的祖父赵文杰，自号“桂窝先生”。嘉靖二年参与“议礼之争”的陈力，任刑部郎中时同跪左顺门，予杖还内江，称“津梁学者”，号“桂湖先生”。赵贞吉嘉靖四十年与严嵩不合，回内江讲学桂湖渠。清末书法家谢宜南于内江市桂湖街王家祠堂石坊上写有“桂湖秋月”，他的儿子谢震轩又在石坊两侧写“桂湖池”。宋、明、清三朝都有人与桂湖有关，有的指岩，有的称窝，有的叫湖，有的名渠，有的为池……最后成为街。真是其说不一，迷离恍惚，莫衷一是。“桂湖澄碧”明代宣德间（公元1426—1435年）即列为十景，当以宋、明人诗文最为可信，宋黄思庄题字尤其不可忽视。

桂湖清波，芳润沃锦里。

天云影徘徊，源头来××

都宪吴讷：《桂湖澄碧》

秋满花县城，碧涵桂湖水。

日照沙底明，风翻浪花起。

萍藻翠交加，鬼鸥乐楼下。

醉书先达名，屹立烟霞里。

宋，县丞蔡逸：《桂湖澄碧》

江上平原一桂湖，当时名在景全无。

千家烟雨玻璃净，数顷云霞锦绣铺。

织女渡时河汉浅，仙郎攀后月轮孤。

何人拾取思庄字，并入中川十景图。

明，段民：《桂湖澄碧》

赵贞吉桂湖渠讲学时，曾在王三湘来云馆内赋诗，题为《王三湘侍御视内江篆治隙地，构来云馆，延客有座次韵》：

来云馆枕角楼偎，户有停云覆绿苔。

客同团盖留悬榻，酒共浮生入梦杯。

花萼岫生桥石路，桂枝湖蕡读书台。
饮余弹彻无心调，遥指际天双鸟回。

明，赵贞吉题于王三湘来云馆

以上诗人，除段民生在明代晚期未见桂湖，但知江上平原曾有桂湖，其余的人都看过桂湖的清波、浪花、赞美“桂湖澄碧”。可见城里的桂湖街、桂湖池、桂湖秋月，都是后人因为沙洲变化，附会“名在景无”的虚名。真正的古桂湖早已被洪水消失，当年胜景应在洲坝之侧，若虹桥（即落魂桥）左面石崖附近。“桂湖澄碧”久已化作有名无实的古迹，今人只能想象而得。

八、圣水灵漱

“圣水灵漱”，以圣水寺后山泉水经崖石由寺内汇成水池，叮咚之声，十分悦耳。相传下通江水，常年不涸，素有“灵泉”之称，寺以“圣水”得名。“圣水灵漱”久为邑中胜景。

圣水寺，始建于唐咸通年间，宋代初名兴慈禅院，后更名圣水兴慈圣寺，宋末复名圣水寺。为四川八大禅林之一，号称“中川第一禅林”。位于内江市西十里，临江楠木林园，郁郁森森；后山长河堰，古柏参天；庙内摩岩石刻佛象，唐刻观音千手，姿态各异，造型独特；圆觉楼、灵漱亭、集福慈塔、藏经楼和大雄宝殿、天王殿主体建筑群，组成宏伟庙貌。解放前，每当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，腊月初八传戒之期，僧俗云集，游人如潮。历代骚人墨客，多有题咏。

二月春事半，昙花无数开。

江头连骑行，江雾绍红埃。

下马坐清荫，观鱼大江隈。

行行历山寺，金碧森楼台。

拂石有唐碑，字老生莓苔。

缅想古今事，悠然一伤怀。

解櫓醉泉石，榜徨不忍回。

辞径下扁舟，重开尊剩罍。

江烟暝川谷，冰轮出崔嵬。

水面映金波，流光浮玉杯。

荡漾洲渚间，往来恣徘徊。

一棹转圆妙，灯火来相催。

高歌赋厌厌，会须期再来。

宋，县尉蔡逸：《游圣水兴慈寺》

石发拂栏酿幽泽，龙子要天忍割质。

金沙映映蕊灵古，玉轮碾波山鬼叱。

钱纸弹空响劈劈，写入娲皇补天瑟。

芭娘提拂奠屈膝，涡云缠风叫霜鶴。

石燕和春化为鷁，溅珠喷盈咽如失。

谁幸舴艋载湖光，倒取面缸看峩峩。

明，杨慎（升庵）：《圣水歌》

烂醉崖前抱玉琴，椎残牛耳忆寒盟。

山容谷响知人意，苦负当时一片心。

明，赵贞吉（大洲）：《书圣水岩石》

明代嘉庆十四年（公元 1535 年）巡抚通州李钦题“圣水灵湫”，清代邑人王果进士撰《圣水寺新建集福慈塔记》。

圣水寺自宋增修后，清康熙时，僧可拙曾大规模进行增修。此一千余年古寺，现已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九、葛仙胜迹

位于内江县府南方十一公里的联盟公社，境内多丘陵地带，距公社西北方四公里处，有葛仙祠建于海拔 446 米的高峰之上。沱水环流山下，地处俾木镇之西，俯瞰江涛，下临古洞，寺壁地面“脚印”宛然，古有“小脚仙”遗迹留存。

葛仙祠，原名葛仙寺。相传宋代即在孤峰之上建庙。葛玄仙翁得左慈真传，获仙经习吐纳之术，能呼钱出井，嗽饭成峰。葛玄仙翁之孙葛洪，尽得其术，西晋时云游蜀中，曾在此隐居炼丹。庙前原有金桂二株，大如车盖，秋月香飘数里。后山有庵，下有洞，石床犹在。邑人于洞中题字，指为宋苏轼读书处，名曰东坡庵，东坡洞。明代隆庆二年

(公元1568年)进士，邑人龚懋贤于岩壁题“大儒小隐，佛国仙家”摩岩石刻。

“葛仙胜迹”为道观遗踪，圣水寺为佛门禅院。两景对应，为内江古迹中别具风格之胜景，前人题咏不少，惜保存不多。

无人识得葛仙翁，丹井多年住碧峰。

莫羡驱羊能叱石，试看漱饭尽成蜂。

云游只挂壶中药，羽化空留石上踪。

欲觅神符兼宝篆，山深长有白云封。

邓廷正：《葛仙胜迹》

羽衣久不到元门，石上唯余巨迹痕。

丹井有泉尘汨后，落花无主自黄昏。

黄福：《葛仙胜迹》

葛仙祠庙已拆除，遗迹难寻。“金桂飘香”及题字均不复存在。东坡庵已毁，仅存石洞、石床，题字已漫灭。

十、龙 山 挹 翠

内江县府之西，今内江市倒弯后山，西起醕坛山，背靠天马，面对沱江，盘旋夭矫，头顶学宫，状如翔龙。玉带溪绕其前，培元阁（俗称“奎阁”）在其侧，古称化龙山。风水论者谓内江文风不及前朝，由于不修塔筑堤，未降伏化龙山之故。清代邑人艾荣松于三元塔成，大堤在望时，盛赞为前有曜，后有枕，行见苍龙卧波，腾鳞鼓翼，即将大显盛名于当世。”山上有凌风台古迹，山下有长乐、冷然两洞。吕祖庙即在山上。宋咸淳九年（公元1273年）朱真人来内江修炼于长乐、冷然二洞中。相传朱真人善吐纳之术，遇化龙岩崩裂，得古镜二面，古剑一柄。朱真人于剑柄题篆书“有宋之始，化龙为记，日月相均，永远不坠”十六字。后朱真人不知所之，古镜无踪，古剑沉入沱江。

朱真人系鄆县人，曾赋诗盛贊化龙山：

郭外郊西柳色芽，东流注目浩无涯。

江明白白红红树，春在三三两两家。

几度来临逢社燕，一尊相对到昏鶗。

此邦物色吟成画，高谢山中景致嘉。

宋，朱真人：《题化龙山》

明代赵贞吉曾三步原韶和诗存《内江县志》：

(1)长生仙老炼黄芽，解断无涯续有涯。

饮去采来都是药，壶方跳出即为家。

玄云岛迥飞玄鹤，白石泉深养白鸦。

海岳茫茫求亥气，桥边孺子最为佳。

(2)凝紫沁寒破众芽，寥芳幽径涉江涯。

峰登峻整龙山帽，月卧枯吟鹤表家。

识后别先惟塞雁，失群栖晚有卑鴟。

王孙摇落不知去，空负秋光醉盍嘉。

(3)火中云液长灵芽，会见超腾弱水涯。

井灶无心飞圣药，犬鸡有分住仙家。

尽听珠树千年鹤，莫比垂杨午夜鸦。

闲笑茅君成道日，渡呼人世腊为家。

明，赵贞吉：《龙山抱翠和朱真人》

附：赵贞吉《会讲长生观诸生七十余人，日暮始归。徘徊山顶，瞻眺久之，踏歌而还，作诗记之》原句：

春衣初振化龙山，山下渔矶草色间。

剑隐几时潭尚静，丹留何处鹤重还。

树仍白白红红处，伴在三三两两间。

珍重同人复同调，踏歌声彻太玄关。

十一、石 筍 参 云

“石筍参云”是内江十二景中独具特色的古迹，既不是名山，又不是秀水，却是几根擎天石筍。内江县府东南方三十公里的永东公社，原为永西乡，旧属龙桥里。距公社东南方一公里处，古名石筍，今为石筍大队，因境内三根石筍，下圆上锐，状如“文笔”，奇石参天，即以为名。

内江县境“奇石”不下十处：诸古寺的钓鱼台，盘陀石；松柏寨的马儿石，双河场的石锣、石鼓，马鞍石，金银石，观音石，香炉石，泗澜石……可谓形形色色，无奇不有。但是，有的是因物象形，似是而非；有的徒有神话色彩，离奇怪诞。独以“石笋参云”列为邑景，巍然矗立，虽非完璧，尚残存其半，比渔台渺渺，盘陀空空，自是奇迹。

“石笋大概是新石器时代‘巨石文化’的孑遗，西方人谓之‘门希爾’(Menhir)。”郭沫若对成都西门石筍认为并非“西海之限”。《内江县志》引“形家者”言：“石筍山，有三株下圆上锐巨石，形似筍，参云插天，三峰如‘文笔’。三堆为‘天阙’，石筍为‘地轴’。”以此为邑景“文风攸关”之说，殊不足取，今石筍幸存一株半，为内江县的古文化遗物，能珍惜保护应该是十分必要的。明代知县梁弘化《题石筍山》一诗，赞美石筍，虽是古人所见，却别有新意。诗曰：

奇石何年夺化工，擎天插破玉芙蓉。
凌空夜月来鸣凤，倒影春溪起蛰龙。
万古生成文笔立，四时借得彩云笼。
登临遥望三山并，疑是蓬莱第一峰。

十二、三堆耸秀

“三堆耸秀”以三堆山、三堆寺、碑亭、赵贞吉墓地组成胜景。内江县府西北十二公里，四合公社三山大队境内三山古称文曲峰，三堆寺建于主峰之上。明代太史高公福（太和），名相赵贞吉（大洲）曾先后在寺内讲学授徒。山下碑亭湾临江碑亭刻有赵贞吉咏中丞曾确庵平蛮凯还诗五首。现碑亭已拆，诗碑已不存。赵贞吉墓地只剩荒坟一座，原有赵公祠尚存旧址，仿佛可辨。三堆寺刻石“万古雄峰”耸立山门，林木葱郁，朝烟暮霭，峰峦叠翠。前人题咏，可见古寺巍峨，今日从诗中尚能想见“三堆耸秀”之胜景。

滇南冀北两言归，玉署青风拂绣衣。
远道互惊芳卉晚，殊方谁讶故人稀。
寒风欲雨苍烟合，墅水无冰白鹭飞。
肯念西台今夜醉，一尊清话莫相违。

明，巡按卢雍《三堆寺陪饮高太和》

三山峙立天之表，翠色横分割分晓。

高僧结宇向其中，坐对青山吟不了。

熊槩：《题三堆寺》

禅宫拂拭倒金壶，指点奇峰海上无。

笑倚东风春列戟，凭临西极晓连珠。

岚光乍散三巴雨，翠影新开五岳图。

我欲凌空舒远眺，双凫遥接紫云衡。

胡川楫：《咏三堆》

荆棘林中古佛堂，野猿担果上东廊。

几人卷起珠帘去，对着青山笑一场。

邓霍山人：《游三堆山》

锦江雄镇势崔嵬，坤轴高盘翠几堆。

卓笔昂霄齐五岳，群峰环帐垒三台。

日离海底林阴晓，云抱山腰风雨来。

纵有丹青书不尽，生成图画自天开。

刘养仕：《三堆纪胜》

三堆寺今已拆残，三堆山尚有“三山”，三山大队即以“三堆耸秀”胜景得名。

编者按：刘志勇同志上稿初撰时，曾分三期连载于内江市文化馆1980年所编印的《甜城文艺》。为了更便于积累资料，供今后编纂《内江县志》时参考，征得原作者的同意，重新作了修整，并又特请白马同志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，作了进一步的校订和增补。如陆续发现有不妥和不足的地方，还希读者和知情的同志们，多多提出意见，以供今后进一步地研究，考订。

